

共訂八本

古今人物論

肆卷



言不辭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連哉

劉交孫劉向

漢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判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厯譜攷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誠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宋楊時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以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固吾之信為數以欺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余讀更生傳見其悵悵于其君未必不為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劉向

宋胡寅

世之議者以劉向屈原皆同姓之臣忠言著于當時文不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

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讎刺。惡態。納忠。下則官雖不達。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孚。周身無閼者耶。原則偏介倖直。上忤君心。下取眾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明王錫命

宗臣視國。不憂其身之晦。而憂其國之衰。三閭大夫。豈不寢忠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譏。忠而被謗。卒槁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從稚子之請。陷虎狼之秦。亡身保國。為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侯擅房帷之柄。羣臣誦申伯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而持其柄矣。當其時。虐焰滔天。奸鋒中人。向直以一人彈射于其間。則國彼之樂攻而無難者。趙蓋韓楊棄市之烈。固其妻妾之成規。否則重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投杼之遺謀也。則雖有洪範五行之傳。將為殛身之等。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為竄跡之媒。安得以投閒置散之身。塞羣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不為三閭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志。噫。亦足以見向之幸矣。

筆鋒犀利

崇川齊備

張禹

唐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八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免。斷之在獨。蓋在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

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送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璽。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關於鄭鷁退於家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亦當矣。其臣可以范雎為師矣。張禹為鑒戒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皆

薛宣朱博

漢班固

薛宣朱博皆起佐史居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竊順孔卿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詞窮情得即藥歎鴟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乎哉

梅福

唐羅隱

漢成帝時紀綱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罟傳臣牙止於誣一狂人嗟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於家雖妾人婢子亦攬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無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

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懷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宋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微殷周。孝成  
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之為  
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應邪道。看前旌。進巧言。如難繼。蒙督君視。瞽瞍帝  
聽。錮天下之良臣。痼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譏。帝乃幸  
禹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  
命。不語怪為正道。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詞。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著綦。卦吉則喜  
兆凶則悲。此豈蚩蚩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躬開弒逆之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直臣。  
身在下位。觀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臨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革弗顧。宗祧是圖。請上方劍。  
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從之。斬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卒成雖聽慶  
忌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于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  
塞。忠義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

羅隱梅福碑亦是此意

谷永

明劉克誨

谷永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名大宏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  
王氏之權。重于趙李。而王氏包藏積漸之禍。深于趙李。王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主也。

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民詆災祲震饑而當之於人主之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屬於趙李  
群小之輩其言蓋有所授也夫成帝輕身于群小而流酒嫖嬖孽宇亂服其于人主之體乘也甚  
矣趙李使微賤尊寵天而不饗也既寵其身驕其親屬掖庭炮烙之威枿房玉堂之盛果足以致  
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藉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弄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  
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  
擠他姓者果為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納牖之前以行其漸約  
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為宜當之于鳳與音也谷永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  
危論于成帝之前欲隕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則足于廟堂之上引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  
可末減于褒姒女也古來奸佞之臣讖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眩人主往往依托權倖以成其  
勢故連章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闈之密言而不敢汎及于私門之顯  
惡也谷永處商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故杜鄴亦因時納說于音結好王商  
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傅晏丁明同時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於  
乎成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傅然哉適若丁傅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謀其敢于極口人  
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地也甚矣譏人之亂國也  
讀此論誅奸諛于既死當時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王昭君

唐程宴

帝見毛嬙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女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  
者適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閼天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歸女樂

於魯而孔子行泰遺文樂於戎而問由余是豈曰還其惡者遺之善者留之耶陛下以為善者是龍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善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後遠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陛下還亂亂惡可以彼為善乎帝不能答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者 筆近國策

哀帝

漢班固

孝哀自為藩王及太子之宮文詞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侈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上射武戲即位瘁瘵末年寢劇言國不永哀哉

哀帝

宋蘇轍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及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買家權移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疎然庶幾於治既而傳太后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平帝

明顧充

哀帝既崩太后尊寵王莽迎立平帝繼四父專操國柄知漢中外彈微生其奸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詔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股掌之上斯時也龔柄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隱逆竄莽志不翅燭照數計而龜卜奈何以天下之眾但知助桀而貢符獻瑞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諂諛雷吼曾不

敢一忤莽色。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奸。噫。莽以謙恭下士。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為之傳其翼焉。則擇人而食。必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兵尺鐵。高步雍容。攝帝受禪。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而火德灰矣。紫色蠅聲。餘分閭位。罪成惡熟。亡秦不若。劉氏子孫。宗室戴屬籍者十萬人。無復齟齬。向微劉宗義建義旗。討莽。孰為漢豪傑之倡哉。

孔光

宋胡寅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推辱鄧通。猶當明言于上。勿令以倖臣備鼎。兄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乃令降躬賤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媼悅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龔君賓

宋司馬光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却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僞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董賢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澤沛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獨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隕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哀絕。誦詐偽而盜之。又欲誣諸清士。以其與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于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懷。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名。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類。何以異于大羊之哉。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說詞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乎誣。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此遇。反

此言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賊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龔君元甚當重膏之譏非也

龔勝耶漢

尹起華

孔子曰邦有道殺却無道殺却也當是時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獨有德谷引退保全臣節兩綱目書曰大夫龔勝耶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之所為矣

王莽

陳植

莽振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于是刻心勵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誦事母后以市其機延見吏民以致其恩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莽矣于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煨燬一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无他而謂而尹周復出故其避丁傳由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米邑而詣關二六者以千數拜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雖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唯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才賈誼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軀妻庸人籠絡小孺殖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擅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

楊雄

漢班固

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

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寔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賦。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對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於子京。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京四裔。并連及便。收不諱。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刀問然。京師為之語云。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又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云。祿位容兒。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遇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智為兩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偕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東顧。外篇猶俱存。

揚雄

元尹起莘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于出處之際。明于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并薊。乃獨奮然恥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揚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于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將朗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緝薦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遁跡丘園。飢餓而沒。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揚雄

明張元汴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郎中大夫臣揚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揚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以後。說詞寔多。吾豈非有證于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詭。較其體裁。辭氣區別。安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為揚乎。至于校書投閣之事。亦殊可疑。且從閣自隔。豈有生埋。云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為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為復作符命。前後自相牴牾。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為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証與誤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

原恥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夫為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蹤跡故致譏諍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托依謗以厚誣雄法言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序與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惜哉衡竹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尊為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不悉見也

惟考其生卒之時則子雲之誣可辨矣以子雲之賢而有萬古不決之疑惜哉

### 揚子雲始末辨

明隸 誌

子雲古以比孟簡自宋人始嘗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辨證甚悉吹聲者宜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細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引稱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饒顯下祿隱雖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誠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于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鄆縣而雄即人也讀其邑志得之鄉人簡公紹芳辨証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取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尚遠而劇秦美新實出于子雲

子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曰云漢興二百十載及自高帝平帝  
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不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  
平故緝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義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  
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乃緝漢道  
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言至矣雄其嫺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閼百  
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  
而孔子主難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子悲寧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  
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焦之辨與張相類可為揚子雲雪恥



增廣古今人物論第十三

蕭中鄭元直原本

光武

南宋范曄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煩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息。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恩。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並以謠言單詞。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譏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光武

宋何去非

師不必眾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眾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將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眾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眾。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

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節制素明。威賞素嚴。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辭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却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雖水為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難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周瑜劉備之名者。騎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枘上之肉耳。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枘上之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知其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為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敵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蓋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